



寓工作於娛樂

——葉向榮

1992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總編輯

如果你是九十年代初的中大人，也許你還記得1991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交職典禮上，前一屆學生會會長馬驥（93崇基工管，99研究院社會）在致辭時提到近年來學生組織者的素質比以前差，學生組織的群眾基礎極其薄弱。1991年第1號（總第138期）《中大學生報》上，總編輯阮勁在《開山闢地幹甚麼》一文中慨歎學生會組織的領導人才一蟹不如一蟹，學生組織的素質每況愈下，學生會策劃的活動無人問津。同學中肯投身學生會的，多只抱著一些模糊的信念，往往缺乏組織經驗；或者只為吸收經驗而來，但對學生會在校內和社會上的角色都不甚清楚。當年學生組織頻頻組不成團，組織成團的同學則往往缺乏潛質與經驗。

從中大醫學院事件、支援八九民運、學界反基本法罷課到樹仁同學絕食，要求政府資助，都證明當年的同學不是沉默的一群。然而，這些運動都無法延續下去，以致轉化成改革社

會的一股力量，原因是組織者缺乏思想理論的指引。當時學生報上的文章，大多著重資料鋪陳，缺乏對種種社會現象及其背後制度的分析，更沒有提出改革的建議。由於缺乏追求理想而衍生出來的理論，以致同學們在行動中迷失了。¹

葉向榮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，參與了兩年《中大學生》（報紙）及《中大學生報》（雜誌）的編輯工作。他在1991年第1號及1992年3月號（總第140期）擔任副總編輯，1992年10月號則擔任總編輯。

沒有專題的學生報

十一月六日晚上七時，記者在黃埔花園的Pacific Coffee訪問葉向榮。在昏黃的燈光下，我們一起翻閱當年的學生報，也談及當年的學運方向。從六十年代到今天，一直以來如何在中國的問題上定位是學生會走向的重要課題。從七十年代的「放、認、關、爭」到八九民運，「中國」幾乎是歷屆學生

會政綱必不可少的題目。「六四」事件後，學界頓失方向。如何爭取中國民主化成為理念上的認同，而在行動上卻不知如何打破困局。九十年代初期，除了每年在「六四」及「十一」國慶酒會學生會組織同學到新華社門外示威外，似乎找不到甚麼新的出路。²葉向榮說：「我身處的年代，學運的方向是模糊的。『六四』之後，學運的熱潮一直在降溫，沒有一個統一的議題，能夠引起同學的關注。我們在組織《中大學生報》編輯委員會時已覺察到這些問題。那時學生報的方向是：回到校園，文章以資料性為主。由於以前學生報的師兄師姐都陸續離開了中大，又有很多同學投身《中大三十年》的編輯工作。學生報的幹事很多人是前一屆的學生會幹事，一年級的新人也很多，總共有二十多人。³由於幹事的理論基礎薄弱，因此我們面臨找專題的困難。」事實上，這一年學生報的專題都是以校園為主的，例如1992年10月，「華表內望」之「只緣身在此山中」

是以中大的校園規劃及建設為主題。

當時的學生報注重資料的鋪陳，而缺乏分析，是否迷失了方向呢？「我不覺得這是一種迷失。文章就算分析得再好，但曲高和寡，同學沒有興趣看，哪又有甚麼意思呢？何不用簡單的語言去表達內容呢？所以，一些太深奧的文章我們堅持要作者重寫。那是因為我們覺得首先必須吸引同學的興趣和注意。我們並不鼓勵投稿者寫艱澀的學術論文。這是當時大家的共識。」

民運事件縈繞多年

記者在翻閱1991—1993年的《中大學生報》時，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。九十年代初，六四事件剛剛過去，但在三期的學生報中竟沒有一篇關於「六四」事件的文章。葉向榮解釋說：「因為事件在暑假期間發生，太早或太遲提及都不適當，不能引起同學的注意。事實上，當時我們並非只集中在『六四』事件本身，也不想被『六四』二字桎梏了我們的想法。我們主要集中在『六四』所帶出來的反建制、反極權和民主精神等如何傳承。我們的路向是，走向基層，反映被壓迫的群眾。對不幸死去的學運先驅，心裏當然悼念，但我們不愛光喊口號。」「當時我們學生組織的共識是：『民主不是身外事，具體實踐生活中。』」

難忘學生報的日子

葉向榮至今仍難忘做學生報的日子。「我們不但是編輯，還是學生運動的參與者，所以那個時候經常去遊行示威」。「那段時期，最難忘的還是幹事之間的討論，那種發聲振聾的感覺很強。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合作，可以互相揭發對方的一些盲點，這對自己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。那時我們有一本記事簿，讓幹事寫下自己的感受，方便與人分享。那種溝通方式，我至今仍很珍惜。」

亦師亦友

談到在中大唸書的日子，葉向榮說，呂大樂教授給他的印象最深刻。「一、二年級我是讀新聞及傳播系的，後轉唸社會學，跟呂教授做專題研究。我不覺得做報社會荒廢學業，事實上不少成員的成績都不俗，讀社會學能幫助我們思考」。「呂教授對我的影響很大，至今我們仍有聯絡。去年我結婚也有請他參加婚禮呢。他為人風趣，



葉向榮 (93逸夫社會) 現任ESPN STAR Sports 高級市場傳訊經理。1992年《中大學生報》總編輯，畢業後加入《突破》，任職編輯。三年後轉投閒人行出版公司，並獲委任為《中大校友》策劃編輯。

上課時談笑風生。講到香港社會的變遷時，他放映《危樓春曉》、《七十二房客》等電影，加深同學的印象；又播放一些流行歌曲，然後分析歌詞如何反映港人回歸前的焦躁與迷惘。我很欣賞他對社會的關心，跟他學到不少東西。加上我倆都是標準球迷，所以份外投契。」

寓工作於娛樂

呷一口香濃的咖啡，葉向榮微笑著說，自己是幸運的，畢業後所做的每份工作都是自己喜歡的。他第一份工作是《突破》雜誌的編輯。「因為我是基督徒，一直愛看《突破》。碰巧《突破》

請暑假工，便去一試，後來由暑假工轉為長工。我想這是一種理想或侍奉的延伸。做第一份工，沒想過要賺大錢，而且自己挺喜歡做出版，能夠在喜歡的出版社做感興趣的行業已很滿足」。三年後，葉向榮找到第二份工作，在閒人行任編輯。這份工作與本刊有莫大的關係——他曾是《中大校友》的編輯。「這本雜誌是與當年報社的周保松 (95新亞哲學) 一同負責的。最記得有一期做回歸特輯，要找很多校友，約稿也約到紐約，很像做一個歷史記錄」。此外，他還為呂大樂教授編了一本書《唔該埋單》，這書講及有關香港社會結構裏的傾斜。到1998年3月，葉向榮才轉到ESPN STAR Sports 任職助理節目推廣經理。「我每份工作都很順利，找到這份工是因為黎兆文校友 (92逸夫工管) 的緣故。我們早就認識，我看到招聘廣告，於是打電話問他，他公司是否請人。第一次面試很順利，因為負責人就是他！第二關、第三關也很順利，遇到的老闆都很好」。「現在這份工，我做得很開心，因為我是一個標準的體育迷，現在可以名正言順的看球賽，寓工作於娛樂！世界盃時我還買了幾張入場券飛去韓國看了幾場球賽。」標準球迷的葉向榮，透露與太太到法國和西班牙蜜月時，也順道去看了一場球賽！現在太太受他影響，也愛上了看足球呢！■

註釋

1. 參閱阮勁：《開山闢地幹甚麼》，《中大學生報》1991年第1號（總第138期），頁31—32。
2. 參閱《看不清未來——學生會何去何從？》，《中大學生報》第141期（1993年11月），頁17—18。
3. 根據《報社三十年點滴》一文，《中大學生報》第115期，頁48。九十年代報社幹事與工作人員人數由八十年代的百多人，跌至十多廿人。